

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一

判二十九

商賈傭賃門十七道

商賈

立功執商判一道

斷屠判一道

同賈分利判一道

權衡判一道

大倉耳缺判一道

粟民為量判一道

度判一道

斗秤判一道

傭賃

傭賃判一道

判草誤斬指斷判一道

官戶判一道

奴判一道

買奴云是良人判一道 奴死棄水中判一道

婢判一道

部曲判一道

奴婢過制判一道

商賈一道

半林判一道

立功執商判

早夫重判一道

乙立軍功合授官或告親執傷賈業判一道

對

天子授威將軍運籌廣練精兵數道深入壯哉乙者屬當
戎行攘臂專征負羽輕氣警勵部伍張皇武威密爾元兇
尚懷旅拒甘泉火起初疑滅竈之餘胡野風高已得摧枯

之勢既而凱歌還國疇庸武勲漢不孤思方錫班超之職

商乎見議詎奪茲高

見左傳

之詞或人盈庭是相喧聒既而

斟酌典憲揀摭羣言樊噲擢於屠沽弘羊起於賈豎以今

況古其誰不然今之游詞一何狂簡有功之賞理請必行

無稽之言事宜勿用

斷屠判

京兆府申奉勅斷屠百姓造罪不止未知合不

對

聖上德合乾坤情申惻隱將廣厚生之道爰崇去殺之文
受緩禮於前經懲噬乾於成象三鄧鼓及有禁班行百姓

造霖無令止息京兆以人多結網即謂臨河以皇上之仁
深見寰中之信及論設網之子即云盡欲求魚得鑄劍之
夫何必皆緣斷馬事煩言上夫復奚疑

同賈分利判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我貧也

對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平於知己而則可景乙
竒羸同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推其貨賄
終見君子用心精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必類自當
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為徇義豈日

竭忠受粟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己叔牙嘗謂我貧
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權衡判

景造權衡以百黍之重為一銖以三兩為一大兩所由科
違令訴云調律仰正斷

對

景職此權衡性諧鐘律八音由茲遂播五聲從此克諧掌
類義和主同尹氏錙銖無失於毫末斤兩匪差於黍累顛
項火正虞典銅衡苟有罪一作非宜誠合科結况三兩為一
大兩未爽於通規百黍以為一銖頗合於古制將科為令

事乃近於深文訴以非辜理亦宜從告免

大倉耳缺判

大倉申左右耳缺大農不稱其任

對

正月吉日國命既懸於兩觀同律度量聖典每均乎四時
况天子有司多方取則如或失墜其謂法何但不成而具
有虞何闕縱令器有隳毀亦宜隨事修補既羸左右何成
出入大倉乾糾不恪將射隼於高墉大農叨忝厥官失庖
魚於下局且如古今命官都邑一作部署聯屬沿革既異主掌
斯殊不可歸罪一官責成一職重詰所謂庶符一作手恤刑

粟氏為量判

粟氏為量容黼令人概而不稅所司科之

對

謹其權量義叶順時範彼金錫道成厥器信斗角而均制
乃鍾鼎而齊功施之以平萬商立之而觀四國罔不以法
貴諸合儀粟氏職在為量功期永啓既改煎而不耗亦自
權而隼之莫不審以方圓容之黼豆炎煙散彩淨紫氣之
光芒洞響函規應黃鍾之宮律深模正典實利生民唐諱可以
垂範將來可以行之天下概而不稅雅符師古之蹤按而
將科殊問平反之道粟氏既無遺失罔因一作理合審詳

罰乃有訟刑宜用恤

度判

內官以竹為引高廣之數法陰陽宗正以為不中度請科之辭稱事所宜也非故無實

對

律曆攸司丈尺有準度必慎於圭撮一作廣寧失於分寸苟昧斯義則非其人惟此內官聯於宗正權量法度無忝累之差墨丈尋常豈毫釐之謬允酌故實克循前典既法陰陽之數固因銅竹之宜科之則非訴者為是

斗秤判

太府寺去秋追三市斗秤踰月不送寺以市司違時徵銅四斤丞梅福訴云九月上旬平校畢

對

太府官惟度量務切權衡驗寶具之充盈察泉貨之輕重校量斗秤甲令有時事屬司存不當踰月瞻言稽緩須實科條梅福跡淪下列志追前古整輟九江之仙來從三市之任詞有所屈恐獲戾於錙銖道或可遵豈論慙於圭撮薄言未息紛紜一作紛猶多宜窮五聽之情方按三章之律

僧賃

僧賃判

有客戶閑人請移執事許之恐田有流散不許則見無常
職欲允其請仍立案牒為其限約州以為擾具請省裁

對

閑人者五列在周官雖去家而不歸終寓世而無職喬木
空在乘白雲而不見斷蓬斯飄待涼風而未得今乃請移
執事願効劬勞誠自強而不息復知一作疑迷而可尚必也
未游是恣浮迹難峻許之而行未敢聞命如或恪居爾職
無俾我虞遂其由衷是亦奚擾况復存乎案牘實以隄防
自可定於職司亦何請於華省

判草誤斬指斷判

甲雇乙判草乙睡誤斬指斷請保辜不伏

對

變古易俗因物造器蓋取諸用有適於時六職五材既攻
金而攻木服牛乘馬亦秣之而策一作差之甲有雇求乙為
傭保徇乎輕篋式供朝夕之資摧以生芻無乖卓養之事
人或因寐警驪龍而自失指致見傷瞻蟪蝼而誰敢遂令
食齏不効空怒子公喻馬元非豈齊莊叟談一作誤由彼已
歸全既謝於垂堂損乃自貽在理孰當於毀積保辜之請
法未可依

官戶判

官戶炙面送掖庭舊有疹疾所由以非五十以上不許

對

俾彼舊章聞於白粲嗟夫賤妾隸我冊書當年且欲於役
身稱疾式瞻乎炙面平陽白髮既乏子夫之容應門綠苔
爰閑掖庭之恨薄言之訴情或可哀壯歲之年且殊知命
嘉所由之直筆執法不回想官戶之循涯吞聲未爽

奴判

下士有僮指干為隣人所告縣斷不應云遇廉賈五一作
之所致州覆無罪

對

爵以馭賢祿以頒士去嫌守職雖殆亦榮捨道成富在官
所醜況位露下士利掩上農干指家僮等江陵之橘樹萬
金賈子均洛陽之富商畜伎既將於卓孫遇業頗同於翁
伯材之所積但覺浮雲訟之所興果為鳴鼓雖州縣兩斷
片析未分而隣人一言商亦何玷士且同於賈豎州頗昧
於正刑是可忍焉孰為過者

買奴云是良人判

王丙於趙丁處買奴勤心至家一月餘日乃自云是良人
丙告縣勘當是良人科趙丁及奴罪申州州斷科趙丁其罪

對

美言可市老經之格言聚人日財象之明義王丙室盈
龜具持貨藏頭雖挾諸龐之規終成教子之競經三十日
非閔買者之憊依三千條須結鬻良之罪趙丁宜從縣斷
勤心難聽州裁彼此攸同斯為可矣

奴死棄水中判

丙奴死不埋棄之水中人告之

對

丙為不道魚鱉荷親情之無良僮僕是棄愛有其力未聞
削丹之恩欺其遊魂更此懷沙之恠雖不封不樹家僮無
葬送之義而載沉載浮甲令有棄屍之禁告言不謬刑典

宜申

婢判

命官婦女阿劉母先是蔣恭家婢被放為客女懷阿劉娘
出嫁恭死後嫂將劉充女使劉不伏投匪訴

對

阿劉母先從侍兒放為客女夢蛇納慶先合一作候月之

胎附馬申觀一作歡一作即就行霜之禮統欣執盥仍延弄塲既

而李善主君俄驚闕室孔丘兄子欲契宜家據擁妖奸將

充勝婢徒為枉抑終見稱張望彼劉閨寧甘誦賦均夫鄭

室聊事薄言論母既謝萱枝按女即非排葉方欲指腹稱

賤憑胎色婢自可以大足小將古明今劉氏若屬蔣家秦
政須歸呂族據斯一節足定百端

部曲判

已男準格不合取部曲妻違者被繩訴云強幹弱技竊將
益利未知合利否

對

國家每軫納隍偏憂邊徼在庸違之俗隔良賤之婚千頭
之奴具傳其號百姓之女罕聞其卜故為因冒取陷刑書
何強幹而弱枝非愛人而治唐韓國議事以制非我博哉斯
之謂宜確乎不拔

奴婢過制判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為限約或責其
越職論事不伏

對

品秩異倫戒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惡
乎集作夫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
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抑淫義叶於
隨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辭若守職以集作而
越思則為出位將盡忠而陳計難伏嘉言楚既失之鄭有
辭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二

判三十

封建拜命請命職官門二十一道

王封建

賜則出就判六道

拜命

拜命步武判三道

請命

請命服判二道

小國附庸判一道

職官

三公佩刀入閣判一道

方領為衣判一道

問羊知馬判一道

鈞距為業判一道

大匠拜將作聽判二道

負外郎讓題劍判一道

錦衣狐裘判一道

太守步歸郡邸判一道

封建

賜則出就判

甲賜則有司令其出就訴云未成

對

韋良嗣

王者制義所以祿賢能人臣奮庸於是受錫命甲自天祐
實勞王爵大邦吉士小雅蓋臣崇其徽章假其禮物漢詔
求士寵錫惟重周官賜則命數未弘既日不如守官且能

辭不失舊密通侯服公卿采地非成國之制無出就之文

魯叔孫之朝王賜之先輅鄭豐段

鄭有豐段矣
筆作假非

之如晉受

以周田豈可比諸侯之撫封等功臣之就國薄言之訴誠

謂有孚慎乃攸司寧宜假器

同前

韋迥

肆觀羣后事資班瑞疇庸千乘義取朝宗等威有正位之
常名器無假人之道甲以榮叅賜則蒞列建侯位若附庸
僭東蒙而為主地非成國異南面而稱孤虛揖五玉之班
徒承四時之事閔內受賦獨申恩於萊田丘中食菜未延
賞於茅土恩齊國典方期率職眷言彼甲何顏就封皮弁

守官寧拒有司之命毳衣知禮無違心正之書

蘇維

欽差典章丞承政道九州封域始昭於禹訓五等爵土終叶於殷謨馴致者何率由斯在聖朝恢國本建方位才優者疏以爵號功永者頒以邑田是則秩子男而靡出帝畿介藩屏而用崇王室惟德是宅非賢孰居甲以克構承宗疇庸錫社雖荷封茅之寵猶居食菜之列成功覽分一簣尚缺於為山賜則加榮九等未膺於就國因而勇退殊匪躁求陳力就列見賢攸重惟刑與理循理何傷

沈興宗

王者見德是啓苴茅諸侯象賢必異名數器服將旋於九命蒲輅攸彰於五等惟甲莖仕當年彈冠上國梓材晉用羔鴈周行方叅叔豹之名未就伯禽之典稽諸載策閱以等威元士本視於庸賜命不同於列國異唐侯之桐葉未剪叅墟如鄭武之緇衣尚勤周政提封匪盈萬井旌旗猶闕九旒丞相出閔昔聞其語絳侯就國今則未宜請詳訴者之詞無縱有司之糾

同前 崔譚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任良列官以同而異故周分六職懸教理之文禮變九夷正邦國之典惟甲位荒王爵寵受公

車賜則當五命之差等威陳七就之數既圖龍骨之象儀
分金玉之飾大赤以朝闕一作闕諸異姓之位太白爰即崇
乎四位之封彼已之詞城組總之未備有司之令意彝倫
之是乎國容此欺爾瞻何在予有車馬不馳不驅禮尚威
儀不執不物寘以典憲允乎清明當是負霜之凶非為遇
雨之吉

同前

度上居人量地制邑政不求備官惟其能故周設六卿辨
方正位禹敷九土俾人底績將以緝綏黎獻作又都鄙是
崇錫命之儀爰乘則柄之法靖言伊甲生也逢時祿以代

耕榮冀登於一命朝以拜賜位何辭於小國必若才惟致
理道可濟時則所居必聞何始乎就列升高自下宜忘於
擇地况堯舜在上車書必同莫非王臣咸仰天秩未能敬
恭君命曷得選棄厥司宜褫帶以受服奚薄言而有訴訟
自作也刑其溼凶庶片言之可微一作懲慙兩端而斯扣

拜命

拜命布武判

王季拜命堂下布武王人謂失恭肅政以簡書季云其儀

得中

對

刑紹宗

爵祿馭賢在乎典禮侯伯之秩厥有成命惟彼王季紀名
太常對茲王人拜命堂下心則頂越羞天威之不遺躬行
俯俸信魯史之無替礼實宜之德用稱者為臣不易將觀
布武之儀事君盡節寧及簡書之正言以得中季其信然
刑乃正邪法固難捨

同前

長孫縣

拜有九命光錫之道長人有十等尊卑之位殊今者王人
斯來王季拜命固宜鞠躬以進安得布武而行天威咫尺
異齊桓之盡敬綸命渙汗無考父之益恭實以乖儀柰何
文過簡書既正噬脂空勤

同前

郭納

國有燕饗使存聘覲首趨步失容豈外臣倨禮王季秩班
王爵位恭朝會拜命之辱則崇步武之儀肅恭之容旋被
簡書之正故知取禮則非爽謂失則深文肆無稽之薄言
責有相之大典春言彼既頗習經禮得中之儀固無乖於
揖讓同惡之恤奚匪臧於訟詞誰謂王人不如林放

請命

請命服判

庚為伯有拓境之功而請命服以由以舊有不許日非新
命未敢自安請受其衣未知合不

列爵有等是稱分地厥功惟茂爰加命服惟庚廓茲疆宇

却彼戎衣若置朔方如通西域同一作秦襄之績寧徵舊

有美晉文之勲實茲新命以斯而請誰曰不然方今文教

式敷武功載闡將趨衛霍屢飲月氏之頭謀蓋賈忠幾於

單于之頸絕漠無警緣邊罷侯無間茅土之封寧止衣裳

之錫所由不許胡以自安豈曰無衣受其六而或可顧茲

拓境聽彼伯而為宜拓

國百無與同前鄭昉

爵無及惡必在賞功服以旌禮豈忘褒德苟忠誠之不匱

則礼命之可嘉惟庚五等受封九命作伯懷贊國之義一作利

無忘尽忠申拓境之謀是為整節既而敢忘錫命以徇已

榮功則成焉賞宜及矣一作雖名器所慎不欲賈人而車

服以庸是宜一作勸善所司將為賞僭難儀書勞彼庚自

為功能敢為固請榮之不報善欲何歸宜廢晉武之六衣

佇美吉甫之三捷必也爵無踰等道在守官未可斯加請

從舊制臧否之理其在茲乎

小國附庸判

甲有子男之爵田方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司

以違禮科之不伏

對

列爵惟五，聲侯伯而成，規分土，惟三。自夏殷而土制為之，中上次以卿士，武序代耕之祿，攸均。列國之田，任土歸餘，則聞恒政，朝宗會正，豈得踰閑，惟甲菜名膺，茲利見朱羽，入貢。一作朱絲入仕漸飛鴻以成儀，白茅致封，均錫馬之蕃，庶子男為秩，雖居尊爵。一作號之榮，井邑分疆，爰在閑田之列，里不充於五十國，誠在於附庸，文軌則同朝，覲非及禮，不合於天子事，將托於諸侯，抑惟典常，孰惟乖越，科之不伏，誰謂非宜。

職官

三公佩刀入閣判

乙為三公佩刀入閣門下，監門不覺，法司論罪，俱至死辭。云錯誤，請減議論，法司執云：君上之前，不容有誤議之則，可減之，則非。

對

王說

宸居宅中，元輔就列，蘭綺襲固，必表九重之尊，槐位辨官，以崇八命之禮，旋觀彼乙，從事於斯，當竭奉上之誠，翻畜不祥之器，未聞擒敵，徒有孟勞之寶，踐歷一作既踐榮班，遂得呂虔之贈，况趨於清切，佩以周旋，誤則匪宜，入閣固當伏罪，守之不謹，監門自可論辜，請從司敗之科，以誠事君之

者徒云議貴須正刑名

方頌為衣判

甲為方伯以黃紬方頌為衣丁告不伏

對

分土建邦地方千里擇賢受職榮加九命將以大煇一作煇

時憲欽奉國儀惠康庶績宣揚大化甲為方伯實佩儀章

既剖竹以分憂佇坐堂而行政理宜潛潤德教廣扇仁風

用申象闕之儀以副專城之望何得異文翁之簡化昧朱

邑之廉平擅易長裾忽為方頌効韓延之東郡有制黃紬

比胡質之南京曷無清譽且替緩之節禮有等威踰矩不

祥僭奢斯咎服之不稱一作身之為災自投三尺之書須

免六條之秩

問羊知馬判

甲問羊知馬隣人告其左道主司科之訴稱鈎距

對

裴興

天地設位聖賢誠能一人垂衣百官承式瞻言京邑寔日

帝都必舉忠良是則率土律求俊乂司牧黎甿猶哉彼甲

俾茲從事實主利用學古入官必誅群妖以靜橋慝於是

彛倫各序執物不憊將採蹟字人物使失性終廣術察罪

必欲懲非乃取赭汙衣息桴鼓而清盜因問羊知馬為鈎

矩以得情斯亦多聞彼稱罕測且正色率下類夫韓氏之
名勵節執忠銅比李公之譽必欲人安裕理在為法以繩
之擿伏擒姦於從政乎何有比諸製錦事且審於操刀語
以烹鮮理必明於遊刃恪居爾職無俾我虞念茲隣人昧
於典慮徒為狂狷之說雖尚口以見窮誰聽芻蕘之詞終
噬腊而致譴空其多訟無逞遊詞事非相鼠之尤寧知鷄
鳴之罰彼廣漢者吾其與之

鈎距為業判

甲以鈎矩為業鄉人告不詞

對

上智利人遵乎古道下愚樂業勤是貧遷且債殖乃資政
之由龜具作為生之本所以五行嘉於權量九府鑄其圓
規弘羊筭金充物少府壽昌論穀興利大農文馬有權辭
分輕重之價青鳧致準物辨鎰銖之則當較固而有禁在
乾沒而難容甲也探情善詔鈎矩欲贏其貨寧惡其囂閑
諸駟騶之言曉彼質劑之契縱使鈎顱去賣先窺卜式之
羊瑩蹄來鬻預問李斯之犬參伍不失毫釐匪差賓廣漢
之為能非釋之而不調里仁為美夫復何言

大將拜將作改聽判

姚先意拜將作大匠以父曾任此官請改易聽事坐處

先意多才入仕直道登朝權上路之衣冠光大君之寵命
 周官有序既標將作之名漢制無差還視列侯之秩家聲
 克紹門閥戴昌京兆地靈常氏之繼為丞相姑臧人物張
 家之歷踐武威前史不以為非通方不以為累事可師古
 何必循常然遺劍可悲喬木有感名教之地動息增壤隔
 以屏風昔聞其旨易其坐處今見斯人苟遺芬而在旃豈
 夫君之可誦

同前

崔詒

先意夙傳餘慶生亦逢時章緩斯榮位崇多士箕裘不替
 代掌百工常丞相之高風鬱然繼軌顧侍郎之嘉植貽厥
 有憑既而事因地勢言從天爵雖於公府之聞一作閣尚有私
 庭之禮父子不宜同席古典有諸居官且欲易聽今則可稟

負外郎議題劔判

負外郎陳景居官清謹上親以宸一作神筆題劔賜之有龍

泉字景探無功不敢當受遂表奉讓御史彈故違勅不伏

對

季子康

陳景門接聚星望高披霧香含紫帳馬下丹墀待痛南軒
 依玉壺而轉潔書章北闕映金波以自請趨簡要之司握
 蘭任重出神仙之路題柱恩深電影分龍星芒自轉霜尾

寫鳳神筆俄飛事頗叶於韓稜寵方同於漢主慙無功最
固有謙辭奏草輸忠初聞賜劔吹毛入罪忽見彈珠然而
鴻澤旁流將崇懋賞烏臺典法欵寔深文郎官未越常規
御史到疑同違勅既無負犯並宜吉記

錦衣狐裘判

有錦衣狐裘者或舉之違僭稱取地受服

對

表令問

命者則何諸侯錫服封之所謂天子胙土列爵馭貴班瑞
等官紀律有常紕繆勿藉彼食舊德實光象賢引之表儀
用服藏禮分之彩物有文庇身無剋圭之削土是厭紱一作

以當食淹恤草莽乃徵褻之與襦恭承七豈宜錫裘以用
錦斯委曲以趨禮何譎詐而見尤無聽偏辭使叶中典

太守步歸郡底判

甲步歸郡即掾吏大呼日妄誕耳所由責其失禮訴云懷
其印綬初不知實

對

張何

帝念分憂國資共理慎擇服朕之守以為藩屏之臣甲遇
明時偏承重寄須榮晝錦焉可步歸未聞叔度之歌空効
買臣之事自可奉乎新命倍之分符而乃襲以故衣懷其
印綬況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而於掾吏之間誠為誕妄

車曾不下匪黃霸之臨人吏乃疾呼類陳遵之驚座以為失禮其若有詞捨而勿誥於古阿愧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二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三

判三十一

為政門十五道

為人與利判二道

教吏為詭筭判二道

不拘文法判二道

告糴判一道

刺史求青牛判一道

京令問喘牛三道

長安二字一作京今登夫家判一道

縣令增質判三道

為人興利判

南陽太守好為人興利作均水刻石立於田畔採訪使奏煩擾訴云以防忿爭

對

樂都既康太守成式念為未之功而無鹵莽開均水之法

以防忿爭故經界不正人將生心土田陪爭見左傳職耗用

力規于水偃豬左傳子未規偃豬注下濕之地之地思相公障谷之盟畚

鍤星繁溝塍綺錯孫叔敖之霸全楚意在陂唐邵信臣之

典南陽名因溉灌興利而除害人不爭雖歉音康穀不歉非謂之歉

之存茂因京坻之有望俾知涯分無廢函活何使司之不

明而劾奏之非允昔鄧晨開夢理馮際而滌源何敞效能

流銅陽而劾石揆今度古自合激揚糾謬繩愆妄云煩擾

以茲獲戾不亦太亦有乎

同前

韓極

字物必制嘉謨克獲飭勸耕桑頗符卧理出入阡陌其敢

寧居且通溝之攸在亦堰陂而斯尚鄉亭之中曾未刻石

水門之下初歆成雲化可比於成文思實多於邵父使臣

以飲冰察俗煩擾較詞太守以均水利人約束尤當疆場

有理知薄言之足稱忿爭不生何簡書之妄奏此而無爽

自可明徵

教吏為鉅筭判

景為守教吏為鉅筭得其書托子弟所言以相告訐採訪

使科其不能和睦於人辭云以散其黨

對

馬貽

閑邪存誠禦奸以德彼訕人者為政先之其有風俗未齊
泉藪為患共成黨以率相比周作法於涼且從權而救弊
誰能執熱故逝濯以隨時惟景化俗臨人除惡務本散落
奸黨在三輔而尤異糾訐毫族為一切之灌宜同夫汙衣
致偷問羊知馬類鈎距之能事物無隱情俾枹鼓之稀鳴
人皆懼法既且遠於從正復何恤於人言効廣漢之鉅觚
聿問操簡比國僑之刑鼎中見貽書既度時而立功亦及
經而合義如肯綮之技及乃豪猾之云鋤何八使之縱刻
在一畫而斯蔽

同前

蔣諫

學以入官貞足幹事苟隨時而制法則助化之通方施於
在公是亦為政景忠而奉職知無不為置以鉅觚方茲水
器觀書記而察過託子弟以為言冀乎其奸同隳黨與嗟
爾人吏胡為告訐未能及身三省而乃相怨一方不悛厥
心覆惡其上一作覆使司急夫求謨務彼澄清察以不能
責其非當斯則小人難養抑亦君子何情顧禮義之不愆
奚糾舉之能恤

不拘文法判

甲為守不拘文法科其罪曰無為而已

對

建官惟賢臨下以簡爰合大中之道可還淳古之淳甲委
質清時分符列郡從簡易之道化洽百城削文法之苛人
安千里如汲黯之為守卧理懷陽若龔遂之能官行歌泐
海無為而理不肅而成固良吏之可嘉何深文而見訥且
政有經矣豈必拘之守常人可代為目當變而至道欲科
厥罪不見其宜

同前

盧鋹

垂範作則資教政而為本居上訓下在文法而為先甲非
異能職忝專守理人之繼策曾未奉於公家為政之脂粉
且聞隳於利道必也心遺有大道貴無為遠企革胥之朝
或使人迷日用久異大庭之俗何不事與時遷沉澆風大
行淳化以寢宜廢先王之法用革小人之心奚乃不拘自
速伊咎縱引古訓亦寘今科

告糴判

得甲為郡一年不升告糴于隣州觀察使讓其無備云百
姓有積則公賦不足

對

李淑

救災恤隣古之令典有備無患邦之善謀甲宣彼六條克
念勤恤施其五教務彼樂輸而天災流行實害嘉穀并稅
不給職司其憂告糴于隣庶擬泛舟之役有年而蘊合資

祿廩之用

一作為

况今寰宇初泰黔黎再寧惟彼萊田尚多

荒隴畝畝之獲每憂於家給什一之稅咸資於國儲或委

積之厥然乃凶歉而無備觀察授今習古恐謬是非郡守

通變隨時何妨損益捨而勿讓咸

一作愚

謂合宜

刺史求青牛判

許州人鄭傑家有青牛刺史張勤從傑求市不與及勤身

死傑將牛贈勤子鄉人告取牛父為監臨

對

張勤宗承七葉政舉六條經

一作謹

日無戲方馴白鹿牽星

可暴欲好青牛鄭傑漿水通門襄城編戶既仰流榮之德

旋聞代梓之求言惜清廉少從拒抗雖林中鳳集已見秦

彭而天上鶴來忽徵王矩

一作鉅

銅符此闕玉樹斯存始叶

朱暉慮玷解刀

一作鉤

之化終齊季礼即追懸劍之誠昔孔

氏脫駢猶見疑於弟子今張勤受犢何廢惑於鄉人論情

不是監臨撫事適當投贈輒為糾告深悞古今不犯刑書

理宜絕筆

京令問喘牛判

京縣宰冬日退朝逢相害者至死初不屑懷委而不問俄

見行牛喘停車行誥久而方去所司以為不理所職妄

干他事

對

李師旦

二京分邑墨受居官三緝通班黃圖作宰自可遙聞善政
廣樹嘉猷江陵叩頭止風有驗洛陽強項據地無從何得
道乏良規人餘惡少翳桑之下不見童子懷仁垂揚路傍
唯聞暴客相殺一朝之忿爰揮白刃百年之命遽掩黃泉
縣宰既不開口死者固難瞑目人雖進路事屬退朝忽此
逢牛翻能駐馬羣非向楚詎是因風氣似還吳猶疑見月
但以時流愛一作冬景寒結層冰自有慘切之容元無溫煥
之候六畜行觀致喘四時坐見失宜此乃丞相及言何煩邑
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代斲之咄難免憂喘不憂殺正是
越司問牛不問人豈非離局以為妄干他事實亦雅叶本條

同前

崔融

弈弈九重錚錚萬國凝旒闕續天臨布政之宮曳組垂紳
日旰懸書之闕臺即伏奏蕭翟初飛縣宰退朝王鳧稍下
度金錢之廣埒過鐵鎖之長橋河南帝城是惟都會陝西
王邑須禁椎埋何得逢暴客而不收委僵屍而無詰徵洛陽
之故事行馬先知採漢相之遺塵停車有問當其所職曾
不懼於宣風越其所司翻見憂於喘月妄干他事深謂當
然牒送所由任衣常典

同前

康廷芝

皇都赤縣帝宅仙居萬國攸歸四方是則縣令幸陶昌化
謬宰神京過北陸之寒初屬南宮之朝退珂迴九陌騎歷
三條俄逢蠶芥之兇復屬單之變材非玉鉉顧牛喘而多
懷任綰銅章觀人亡而不問既昧為邦之術徒與休國之
心是日曠官足成侵職所司糾劾有合通途

長安令登夫家判

長安令初上登夫家衆寡因移用其人觀察使以為煩辭
云各逐地宜救其時事

對

求財審官以恤人瘼施貢頒賦宜遵國章苟玷爾舊規亦
荒我王度瞻彼邑宰實日能賢物土之宜使廬井之有伍
隨時改作在稅征而無差方今弓矢未橐疆場尚一作駭
眷言州縣尚勞其供億念茲倉庾已結於餽牽固可當官
而行慮善以動均有無於鄉黨足可安人稽衆寡於夫家
是資瞻國議事以制且叶於時宜執法奉公何乖於古典
觀察所見理或未然請從百里之謀佇聽千箱之詠

增賞就賦判

劉乙為邑道百里增賞就賦減年從役

對

四井為邑先王所以致理九賦斂財太宰由其懸法劉

乙返風道縮震雷成化不下堂以任人入其境而稱善無
奪時以立教終悅使以忘勞故增賞以請征方減年而
願役鵝衣本弊已聞杼柚之空鶴髮將衰尚勞筋力之事
當今升域中之福致天下之肥高三代之養老遵九式而
節用何必增賞減年然後計弊論績道一作既紀成於咸暢
理儀一作宜又作其守於恒典

同前

蔣挺

皇明撫運萬寓欽承墨綬為邦四人從化雖輯寧之道自
我國章而惠養之規亦憑良宰劉邑懷符宓賤績比劉平
增賞減年誠一時之異政以今方古亦千載而同風撫狀

雖欲驚遺論情翻可嘉尚請從薦舉用表賢能

同前

學古入官議事以致政其德以率下下不忍欺厚其生以
養人人樂其業既而教化之本禮讓為先量力而行省畜
其用懷恩者增賞就賦慕義者減年從役可為銅墨之標
長不在金科之擬議必若情由抑遣可與願為欲求異政
之聞殊失養人之道此亦深心莫測述聽攸疑百慮未孚
兩端須叩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四

判三十二

縣令門十六道

縣令有惠化判一道

損戶繭絲判一道

夷政蠻假道判九道

廩無積粟判一道

縣令辭疾判一道

增年避役判一道

竊錢市衣與父判一道

集百姓不便判一道

縣令有惠化判

晉陵縣人王茂於訪察使所稱縣令任志有惠化終日清談職務修理每行笞罰唯以蒲鞭舉請升進使司以為寬疎不依令式歆科縣令不伏

任志慶偶千齡榮登萬室彈弦作宰動必賤之芳聲製錦
 無傷追尹何之美政決辰行化方類于平終日清談更同
 夷甫有耻且格寧叔價楚之威以德代刑但示蒲鞭之罰
 王茂幸編名數預奉絃歌欣承赤子之思喜沐慈君之惠
 屬以皇明遠散天使假巡思甄三異之能式舉一同之善
 訪一作廉察使官膺珥筆任摠方書飲駟馬於江城集霜烏
 於海樹埋輪糾忒豈謝張網攬纒澄清何慙孟博眷言褒
 貶當適古今儻昧激揚遂乖彰瘴徵劉寬之故事仁迹斯
 存覽任志之清猷嘉聲可挹既稱良吏雅合名聞忽見吹

毛便虧直指銅章有術久垂桃李之陰鐵柱一作握無謀一作完
 且寢梧桐之問

損戶繭絲判

甲宰邑而損其戶數按察使糾按日不為繭絲

對

林琨

安人立政輯寧是職苟失厥德其惟不康伊甲宰邑墮爾
 于位異彼魯恭無聞馴翟詎同言偃不見割雞視茲荻蒿
 嗤士言之招納且脩保障類尹鐸之權宜事雖害公義不
 徇已損其戶數法所難踰務以繭絲時惟救弊假如晉陽
 始禍朝歌同惡事貴適時辭之或可况今聖一作理惟敦本

政在養人且幸既庶必招明罰察使所糾寧叶大中

夷攻蛮假道判

夷攻蛮道由邊邑麥已熟或請人皆出獲宰不許郡長讓之云恐為不耕者所得

對

史藏用

善教者為政有聞適權者在邦必達能臨事而當斷非不詢而作謀苟或越官是稱專欲屬王風不振霸業衰陵夷假道於上國丁壯就功於下土我承其弊肆毒宜縱於貪狼爾無令聞為患亦同於蝨賊思營負戶議發懸門雖師將入郢而人未及麥茂宰施令黠黎酌心能操製錦之刀不素在網之網禮先敦義政貴有恒尽地必資於勸分滌場或存於禁末我疆有伴須務財而訓農他人越思豈瘠魯而肥杞縣大夫之立法於何誅郡符竹之薄言將子無怒且人有食色師非及耕宜從宣父之存信不讓荀吳之棄鼓況縣道駢雜寇衝錯聯若從獲於或一作域人是乱行於田畷則輕賈者先於望歲剽劫者多於服勤革其虛求亦謂盡善

同前

魏季龍

大為之防自我王度動不失實謂爾方政苟消息之乖宜諒子惠之無取相茲邊邑正曰寇衝務時訓農猶温麥而

雖盛勵一作利兵秣馬假虞遵而方深實慮欺天之凶寧顧

如雲之稼或人行險以徼倖將馮河而請收縣宰觀變以詔

諏固下閔而不許度其危亂之際想其爭度之源恐服田

者不得自專而游手者坐乘其利則不叔不獲誠虛力穡

之功而惟一惟精實度無知之俗臨下以簡示人不偷得

仲康馴翟之風符子賤彈琴之化何剖竹之虛讓掩烹鮮

之異能

同前

王者無外寰中有截邊鄙不聳邦國以寧蠢爾蠻夷遽相

攻伐異一作思荀息之假道且欲涉虞殊申舟之是行無問聘

晉屬四月維夏三農聿興麥已熟於東臯人未饁於南畝

瞻言縣宰垂化黎甿彈琴自娛宓子賤之多暇戴星以出

巫馬期之克勤遇齊魯之相持觀邊徼而皆警是刈是獲

雖美或人之謀我疆我理須從宰君之法何者食日人天

苟求食而忘耻農為政本有隋農以自安候其觀疊之生

將欲不耕而獲惡未可長患實預防百里正且得中六條

恐為虛讓

同前

李斯

於從政乎務知遠者苟施小惠是秦大倫惟彼邊邑地雜

華夷允茲賢宰政協良能雲雨之施既行蒲密之風斯得

屬麥秋已至農事方殷不虞蠻夷肆相寇害豺狼猖獗一作且迷假道之心原野馮陵得無犯苗之患遂使我疆我理不復如茨如梁將從皆獲之詞是利不耕之願雖或思苟得從効單父之忙而宰絕望求式光必子之教末哉郡長昧此令圖雖為責人無難其如有孚室惕

同前

于邵

舉政之要先禁乎惠奸因人之欲必從於義取固防賢之是以雖顛沛而無慄一作懷蠢彼邊邑實由徼路屬門繫二字疑於下幾出戰于行間瞻彼麥田是登乎秋野惟人之恤且發乎懸門多稼其豐誰資於出戶或人為請雖楚得其所

之宰也有詞寧齊至而作告一作害庶有耻於吾化將不耕為尔虞此日方殷人期利寇他年有是誰不幸災異鄭師以取温周人既怨同單父之規魯子賤猶生為郡依何徒聞有讓理亦餘裕云胡不知此而厚誣曷旌善績以贊不欺之政因明致詰之非

同前

宇文賞

蠢賊尋戈聳我邊鄙穉人是溷曠茲刈獲且蠻方不率夷德無厭贊辭不通范宣止其預會攻取有道一作何有楚子莫與一作得同盟乃類乎齊有魯師晉假虞道俾我原田亂輒麥壠啓行川上芄芄豈遑出獲邑中惴惴時有登俾明宰道

不忍欺弦歌斯洽以為不耕而獲負胡取之義有備而舉
寧一作徵牽復之辭百里此勸信徵我有咎六條所讓伊不
明謂何

同前

楊歸俗

備豫不虞古之善教防萌是楚今也難易惟彼邊邑賴斯
良宰行化使尊其五教務穡不奪其三時屬夏麥已熟秋
成未幾丁壯慙為望歲農父期於有年甸人未盡於絳君
鄭師何傷於周野豈謂東夷有事南蠻是襲烽火警候於
甘泉虜綺振威於沙塞固當因茲料敵無乃啓戎縱彼所
取肆其所獲則愚夫每渴於僥求空思寇盜田畷獨嗟於
為得欲罷耕耘誠百里之良一作長謀啓一同之紊政况慮深
知遠而智在窮微雖為郡長之讓難允士師之罰

同前

元子貢

法不可易政貴有恒利物雖在於隨時出令必資於長久
邊矣遠邑濱諸蠻夷蔑其蝸角之兵無能猾夏不虞蜂聚
之衆將犯麥秋同鄭伯之襲温若齊師之入魯自可申之
備預固其封疆豈宜因彼犬戎縱其歛積是教翫寇何以
字人雖無厚於讎前賢是與然不耕而獲後嗣何觀邑宰
不從得宜頗類於宓子郡長見讓失指有契於季孫宰實
有詞理宜無罰

同前

權軼

疆場之事先於慎守田農之業在乎克勤必資理以防之
是謂政有經矣國家卧鼓荒徼偃伯灵臺干戈既戢雖息
犯邊之慮垂表相攻尚無假道之禮今者大田既稼滯穗
未收邊邑常近於寇讎或人且慮其蹂踐請皆出穫成此
有年歆使功見於多安能義然後取邑人爭出必盡室以
行我倉既盈或不耕而獲豈伊恤病實長幸災惟彼前修
邑宰之化斯得徵諸故事郡長之讓頗乖

廩無積粟判

得甲為縣宰廩無積粟人言其過日蓄積於人

對

王系

設法安人守官之能改革弊易俗經邦之茂典必從宜而
有素豈循常以見稱一作非甲恤隱在懷蘊利為任思豐壤以
務本患杆軸之將空畝稅惟輕地力斯進庶無捐瘠俾家
給而藏嫌於聚歛何縣廩是積况詩刺重賦傳美寬征魯
公不足聞諸有若之對齊國以富實資管仲之言曾謂舉
善奚其數過但恐永圖難繼涼德不堪苟闕斯人客無效此

縣令辭疾判

鄭胃授山陰令赴任行至浙江遇風濤鼓怒弭棹而迴乃
辭疾解職人告詐病

對

康庭芝

鄭胃家承曳履職縮鳴絃得登會玉之仙欲界一作沉錢

之浦方冀騁牛刀於劍治舞鶴磬於鍾巖不孤王阜之能

方繼子游之躅泊乎行窮楚塞路入吳江遙山將遠樹不

分極岸與長天共合歸濤活活全疑白露之飛去舸遙遙

直似青鳧之逝觀茲艱險慮有漂沉方懷魚腹之憂豈顧

龜腸之斃情來歛戀既有慕於王陽與進迴舟亦何思於

戴道行背浙流之右坐歸漳水之濱從此挂冠頗諧高節

因茲珥棹不一作未犯尋章輒被告言殊驚物聽任其罷退

良謂合宜

增年避役判

乙為縣令百姓有增避役者廉使察其無風化州將云移
風易俗須久於其政令未成而驟改之何暇為理也

對

李淑

安人之本為政是先法令克修紀綱不忒乙授茲六命職

彼一同實曰子男作人父母綏之以德化糾之以典刑自

可禮義從心回邪革面何乃慢其銜策素彼尋倫使泯之

蚩蚩已懷奸慝之計而政罔察察徒云久遠之方廉使以

糾謬為心當繩漢律州將以飾詞為喻有昧一作素周官百

姓合此從刑縣宰宜從通計

竊錢市衣與父判

丁竊錢市衣以與父父曰邑長如是使詣縣首丁往長問之具以父言長以衣賜其父錢主告長縱盜

對

盡敬事親居致其樂永錫爾類將為色難丁也無良欲怨為德殺牲之養猶曰不仁竊人之財誰謂其孝動生悔吝行乏義方惟彼循良是稱邑長飲水壺以從政播清風而成俗用既成惡觀過知仁將順一作顧綵衣之歡以原卅筆之罪雖聚蒲惡子難以法寬而偃草小人或期化理諒從權而適道豈撫俗以隨時錢主簿言誠稱縱盜宰君善政

可謂勝殘於予何將子無怒

集百姓不便判

得魏州貴鄉學士謝希顏告本縣令鄭國僑美集百姓以為不便勸以六禮兼用七教修殷摯之法後井一作復伍其田百姓被論國僑法外妄加筆楚處分

對

宋璟

墨綬臨人國僑隨班於邑宰青襟敬業希顏齒跡於鄉杖將宣風於禮教道化未敷議為政之得失訟聲斯起利害之間非是相伴何則修六禮以節性明七教以崇德蓋闡皇王之風何虧令長之教至若廢耕釋耒方行殷摯之法

計畝分疆後施子產之令風雨惟序豈資區種之勤虞芮
不爭焉用井田之制處事則於人不便客或弛張加筆則
於法有違固須科結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五

判三十三

縣令曹官小吏門十九道

縣令有客判一道 立生祠判一道

參軍鶻子判一道 卒史有文學判六道

小吏持劍判三道 省官員判四道

成都令勸學判一道 縣令祭名山判一道

吏曹判一道

縣令有客判

縣令有客吏賀皆往或遺賀錢萬人告其受贓辭云其實
不持一錢

賓實有禮將存執贄之儀相在于堂爰司主進之務惟彼
 縣尹是亦為政詩愷悌以字人需飲食而肅客屬必琴多
 暇偃室常閑將有四方之賓用致萬錢之賀彼吏人而迭
 進伊或者以員來財非據實詞作一作誇誕稽諸漢史且
 曰大言詳乃呂刑寧聞黷貨晒無狀而即可諗受贓以謂何
 主生祠判
 甲有惠政被立生祠百姓祈禱因而獲福或告有妖術訴
 云非所能致

文苑英華對

李暄

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
 修仁政斯舉丕變舊染化居恒風歎歌邵之徒勤想借寇
 之無及龔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媿於張蒼存不謝於王
 渙因心所感縱獲福而何傷唯道是從豈唯術之能致告
 之誠謬訴乃有孚

參軍鶻子判

西州人逮鶻子先任沙州叅軍永淳二年赴選冬集歸至
 甘州病經二年今於沙州取選解不於京臺銓試直
 赴神都選曹司判不許稱鄉路阻遠既有田收合便
 赴選

對

康子元

域中有道天下無外雖在戎落亦挂周行鶻子運偶南薰
地濱西域又沐唐虞之化獲叅州郡之班萬里牽絲俄畢
子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未果登龍旋一作驚
退鷁金微絕徼將還敬梓之鄉玉塞遙途尚轉飄蓬之陌
風霜之疾忽遘於蛇杯寒暑之期亟環於鳳律瞻彼故里
歸路仍懸載撫身名銓衡復及本州文解難以希求往往
官曹易為憑託遂蒙申送但事奔波不就京邑仙臺直指
神都覽觀辭官歷稔不可妄託田收明勅垂文無宜越來
此選二途咸爽百慮空馳請精詭隨之人無黷清通之鑒

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已上誦多者
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出漢書

對

李庭暉

學以從政位將祿賢必考微言以登稱疑作食詢諸漢制或
漸通班按彼周官斯當下秩若業同晁錯才比匡一作衡多
聞闕疑果行育德三墳五典顧掎相而無慙七略九流仰
劉歆而可繼周宜虛位允應傍求實事與善之情而啓誦
多之訴含光易退則媿歸於訟者推誠應物復過在於有
司儻其過誦萬言加以通識千古與能從事不可務乎

同前

賀蘭恒

學古入官選才署吏以賢制爵無替舊典必加明試抑有
前聞惟彼司存綜乎推擇課以經藝節其通敏或奉常以
述職乍春坊而視事遂使晁錯通經將智囊而見擢東方
答客議雄辨以難登然則服勤滿歲人實勞心纔補卒史
報亦何輕與儒雅之超昇孰刀筆之叨擢訟如功令誠謂有孚

同前

賈季良

與能贊國于以敷求器人必政聿先精擇有司審才無遺
曲藝雖廝役之未劇亦文學以是徵列彼卒史典新掌故
將適時而給務蓋從事以備員百石伊何九流清品禮秩
式叙因等夷而不易于求無稽雖誦多而奚取欲加重典
之科難取薄言之訴請詳漢道方議呂刑

同前

史淑
總月
作淑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既叙功而論德將按名以責實卷乃
卒史寔為玉人爰從推擇以膺明試同馬遷之有論望絕
為卿異晁錯之登科才非一作無掌故進取棄於鳧短擇先
得於龜長雖漢制四科先於德行而孔門十哲稱以文學
求之者何方倚相之能讀有司奚失俾平津之下第且一
言體國珪爵斯分片善不遺草萊靡滯薄言之訟功令式
昭舉事之憊有司彌遠

同前

費光俗

懿文聚學以期致遠難進易退必在從誠且晁錯多才亦先於掌故東方答客豈望於侍郎苟有求於叙進亦何同於卒史受祿不誣致貴有漸涉遐由通揚園必倚於畝丘在著從微增冰有成於積水方進寧辭於計食陶潛不耻一作善於折腰矧茲百石之比乃是上農之秩誦多為美誠有司之合甄先求見黜且功令之致訟罪自己招誰可怨

各

同前

鄭務

縣官凝命化天下以人文一作宗有司慎舉闡大猷以儒行

雖司徒既有詞客當國豈無髦士掌故帶經傳業射策微庸歐陽生之代業自昔斯授孔安國之家書居常時習刺六經以上達就百石以代耕曩者植杖而耘未常釋卷今茲拊棘而訊豈廢傳儒由是策名廷尉公門惟其自訟備負文學卒史實以自勗以命求之自貽不德嫉誦多而有訟誣功令而不公寧假爰書宜從告記

小吏持劔判

得乙為小吏持劔執燭事功曹後忽帶劔於槐葉炬於地功曹將罰之乙不伏

對

顏隱朝

天生小人以事君子各徇所守式恭爾位恪勤或懈法罰必施居官之恒雖細不宥既署名於小吏則委質於功曹持劔為儀執炬行夜乙誠微品猥構無良徒効激節慕音不知安早是道遂使披蓮寶諤向春樹而棄損藝桂華燭委宵途而撲滅執御洋洋不爽伊善為物諤諤果貶其傷空思疆梁罪欲何逭

同前

趙願貞

王爵高懸惟才是與君子陳力必厠周行雖士庶區分固有限於流品而忠信之道是無隔於胥徒乙也輒生職司小吏業非地望有殊代祿之家才同懷寶頗異名人之子

念荆壁之未斷惜連城之莫知吾道不行斯命也已

一作斯其

命也執鞭之事抑亦為之遂偃俛於下僚俄鞠躬而從役持劔曠久執炬斯勤竟無自明之效莫騁鉛刀之割掃丞相之門忠貞未表備功曹之宰日月其除無徐君之知己追延陵之挂劔爾位其曠誠逃王者之規嚴罰將加恐有蔽賢之責司徒尚猶不拜主吏更欲何尤不伏之辭恐為妄作

同前

翟禹錫

周日晉史漢稱輔幹既別府中之位仍標幹下之曹所以安其計食從於負板乙忻逢有 幸預可封不學竒童俄

為小史既而辛勤左右荏苒驅馳慕郭泰之平生有蕭何
之志業帶昆吾之寶寧慙桂樹之人棄迴祿之煙誰賞移
薪之客功曹班同許邵才謝山濤未見優容翻間致罰情
有所急罪不合加

省官員判

有司儀戶口減耗請省州縣百姓訴云州縣廢則所隸闕
遠罷人益困請省官員

對

司馬滔

時康官備所藉為理戶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廢我王爵
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徒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
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
百姓之訴用減庶寮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
欲魯史異其文自古以然孰謂非元

同前

杜顛

列地之圖辨邦之數制以廛里設其井田居無遊人地不
曠土頃因羣寇且有天軍既為患於凶年每屬想於美歲
方今國步將泰人心盡歸久悲風土之殊咸戀扮揄之舊
則百堵背作三農聿脩既富之教已興食貪之惡一作貧
將息故郊遂絕不毛之地郭開鮮無名之人商旅厚生無
屑心於倚市黎甿樂業必食力於代田然後地不耕耘稅

以三家之粟宅無樹藝罰其一里之泉何必具以察案而欲省其州縣與其削邑寧愈減官是為政先實亦教本眷爾戶部恤我人言得以攻乎異端不如坐進此道

古今圖考同前

盧焜

度土居人是齊勞逸列官撫恤亦藉忠良苟適於宜寧求改作頃者三苗未偃萬人靡安遂令麗土之毗多困轉蓬之役今窳瀛有截率土無虞稽版籍而多虛望喬木而未復有司爰憂爾爵式保我人議併州閭度節賦役眷夫白屋是啓丹誠請減職員以規省約且廢州則邑居不接聽訟實難省吏則權制可遵恤隱何害况官不備標之典經人之告勞豈忘惠迪

同前

趙撫

禹別九州秦稱百郡非無沿革屢有廢興苟損益之或差亦因循而是務頃者暫遇奸宄人或流亡軍旅是加荒饑仍及遂使黔黎失業喬木罕見於人煙井邑為墟壞垣寧聞於畎畝洎乎皇威遠被寰宇肅清類霽利澤之私遂忘干戈之患省司以罷人是恤議廢置於州縣百姓以避路告勞難駭奔於隸屬衆以減員是請或願取新官以省邑為謀合宜仍舊從人欲也無或違之

成都令勸學判

得成都令江延調縣中子弟二十已上除其吏僑各率環
刀一密布十令詣太學府司科擅賦歛錄事批放仍舉科
諸生謀殺罪

對

李又

郎官上應列星惟帝稱難邑宰下宣風化得人斯委江延
材膺訓俗功寄臨人拜職周京銅章之秩六百隨班蜀國
劍門之路五千冀行鄒魯之風思變彭岷之俗上琴臺而
訓翟依石鏡而翔鸞將弘富教之宜用廣文儒之業爰調
子弟是蠲徭賦環刀密布聚糧求任土之資裂裳負笈函
席就橫經之道惜乎英靈莫嗣曾靡尚於搢衣剛悍猶傳
遂有歌於剗刃不漸文翁之化有逾原壤之愆擅賦之條
在江延之何負謀殺之狀顧諸生而已彰上藩之斷頗乖
錄事之批焉得

縣令祭名山判

乙爲邑宰祭其封內名山州將按其非法訴稱 曠甚所
以祈之苟利於人不敢避也

對

王重華

山川減秩嘉其以靈雪霜不時於是乎榮殿懸斯設典禮
孔明乙職惟奉公思不出位百里行善且在子男之列十
倫展祭爰僭諸侯之封孰謂鄙人不如林放固宜按法曾

是簡彛必也驕陽害時司畜憚暑詩歌太甚義救如焚信
靡神而不宗在精祈而則可用寧早曠難責規為雖欲正
名如其恤隱不乏吾事須旌墨綬之賢空惜爾為無允彤
檐之舉

吏曹判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見修
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對

白居易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仕門甲爰有周親
是稱工者方執伎集作耻役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
雖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令之文
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羣豈唯限以常科
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六

判三十四

繼嗣封襲門二十三道

太室擇嗣判八道

捨嫡孫立庶子判四道

正室為門子判一道

襲代封逃判二道

遺腹襲侯判三道

承襲稱狂判三道

襲爵伴狂判一道

除喪襲爵判一道

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所命

對

賈登

立嫡以長不唯其賢或有時而捨兄則因次而謀弟惟甲

克紹先烈啓迪後生一作有高陽之才聚太丘之德聿求

門子聽是廟謀螽斯其繩雖聞衆多之義鴈行以列然幸

長幼之事義則非據人斯見尤必欲構之以神何如節之

以禮況楚君遺法殷家舊制人實不等代亦頗殊縱為疑

議益彰違越罪之僣失在甲且以準科懲之後先其男請

從改正

同前

賈庭璠

主器承宗雖存乎冢嫡象賢釋德必在乎權宜甲何人哉

將定諸嗣年則有序未肆挈龜之卜室乎憑靈遂稽當璧

之懿由是求周之故伯邑見捨即趙之美無恤是膺既崇

定命之制克允尊神之道古則然矣夫何非哉

同前

邊承斐總月作裴

執古以道格人其經捨而或逾動則奚軌況承家繼體之

重義存乎冢嗣絕嫡立庶之命禮資乎象賢是用弓求必

榮鍾鼎以赫斯列侯之恒典豈不愚而足度彼已之甲惟

秩何也德未昭寵過符恒禁有子誰立同晉侯之不經擇

幼為先類楚王之有嬖俱一作曰神命乃虧拜壁欲議刑

章誰謂無玷况太寶之禮僭已凌於殷廟薄言之狀位匪

列於周官欲按科條待悉名器此而伏念終謂疑刑

同前

康濯

納約自牖是脩禘祫於饗清廟肅供神人既不專而為名
當幹蠱而承孝惟於甲也克構是思擇乎太室期以當阼
壓紐斯兆想平王之舊儀佩玉忘哀痛石紉之絕繼神保
是格信龜筮之叶和人謀僉同乃也鬯而不喪就諸臣位
尚檀弓之所一作而見嗤辱以臨喪蓋子游之習禮先乎幼者
豈曰遲迴誣善之人何詞以免耆賢後嗣謀之允臧季歷
嘉猷誰執為咎或委一作妾咸股誠為柔順自羝羊而觸藩
作鼯鼠而非據小懲是誠宜在執牛忿疾於頑無行射隼

同前

虞咸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率由舊章克備恒典列昭穆以有序
承繼嗣而道著粵惟彼甲若昔大猷無忝乃先懋昭有訓
同乎班氏思歆叙其家聲類夫肅孟將以傳其祖德雖珪
璋克荷而嫡庶寵戎載懷捧翟之倫猶疑幹蠱之嗣協比
長幼陰隲廟祧庶降祉以象賢憑靈貺以立德同其楚國
先弃疾之當璧方彼衛人乃祁子而順兆神所命也則嘗
聞之龜有知焉實在茲矣或非無藝甲擇有子欲寘於理
孰謂其可

同前

肅巡

將正人倫必惟嗣續故有側室嫡子乃別尊卑等威以年
以德則聞常典神之聽之抑非通法惟甲啓爾宗廟守其

茅苴類簡主之承祧嗣則未卜同獻公之有子其誰立焉
爰訪恭王之事更徵紿仲之道佩玉而兆既云取吉當璧
而拜遂不敢違且繼體本以承家知子莫如其父借令愚知
無辨何得長幼乃一作仍乎假之神明其義則淺捨我恒禮
取誚何多文過飾詞徒為妄作

同前

嚴迴

將建嗣子必先克家豈唯興宗亦稱繼代今茲甲者昭穆
幾如爰擇徹而承祧俾傳榮而開國而乃業歸于幼禮且
殊於長年命自于神理徒稱於太室必也義均襄子觀常
山而得符迹偶平王拜楚廟而當璧事則有據或者何非
且今之所為有異於是無聞德舉將由愛立則震來致福
慮喪主鬯之尤事乃得能一作宜奚堪幹蠱之任甲且違禮
罪實難逃理不足稱刑之無捨

同前

徐晶

欽若古訓奉遵遺典禮崇繼體政重承邦苟冢媯疑作媯
或違諒昭穆之無取眷言於甲誠乎擇嗣殊無忌之不才
讓德於韓宣異延陵之守節歸義於諸樊既而龜其知乎
類石祈之合兆神所命也同楚平之當璧且德均則卜罕
見前非年均擇賢曾無昔違先乎幼者誠合通規人或非
之孰云其可

捨嫡孫立庶子判

侯擇嗣捨嫡孫而立庶子或人非之日行古之道

對

妣齊梧

錫土分茅承宗主祭立嗣以嫡非才則賢若拜璧而求則

佩玉寧告

一作吉

惟彼侯國次當擇嗣類田氏之得文綠成

愛客同無恤之在趙不墜克家既捨子以貽孫何弃今而

行古雖檀弓制服而知仲子之非而崇棟與權亦宣尼之

有訓請從宗計無信或非

同前

揚栖梧

王者之制著乎禮經五等已陳千古不替爾侯所擇以為

後者蓋重仁賢詎論嫡庶故捨孫而立子將繼代以承家

壓紐可遵佩玉非嗣近思靖郭傳諸孟嘗遠學周文廢其

伯邑侯則可矣人妄非之

同前

石倚

胙土報功分茅錫瑞爰加九命是寵三接將崇繼代之美

以展象賢之慶觀彼擇嗣捨乎嫡孫寔亂大倫攸垂先典

將著其代匪尚其德亦猶行古未息仲子之詞苟或從權

緣懼宣尼之對若也克紹前烈無貽後羞龜告其猷神歆

其類居喪而情志佩玉臨代而智則藏符雖則嫡庶有殊

足使賢愚自別侯之所擇人或敢非在禮則乖於賢固可

列爵疇庸承家繼體折薪負荷堂構纂脩彼侯運偶千齡
秩惟五等謀孫不朽傳錫土之榮嗣子云亡失克家之慶
殊孟繫之在衛異微子之居殷檀弓免焉有符周典仲子
行古實秦彝倫人或見非識明大體廢嫡立庶宜正刑書
吾蔑從之無載爾偽

正室為門子判

甲多諸勝之子乃以正室為門子令限出入或人告有違
不伏

對

五常之教以經王道三族之別則辨人倫正昭穆以承祧
分嫡庶而繼代必誠差忒克明敦敘是以微子從禮捨其

孫道社記獻公汎愛立以奚齊璧埋太室之庭楚則違命

寶藏恒山之上趙乃知才順之克昌易則生亂苟至於道

訟不可成甲齊其家宅心知訓鍾鼓思樂早聘問名媵姪

從觀一作仍邀卜姓自疑殊南陌豈秋胡之遲迴寵若東山

即謝安之携賞於是慶徵蘭夢義感桑弧探杜金而屢祥

列階玉以分照同石貽之六子庶孽斯聞均衛家之一兒

冢嫡其取爰崇立長有以代親詎黜商臣非取厚於江羊

家謀伋子亦何怨於惠公趨庭既學詩人正室遂為門子

達其禮典穆以閨門掌政令而攸歸限出入而莫失信居
家之理寧父子之嘻或人所陳深為未可

襲代封逃判

丁長當襲代封逃主司以有兄不錄其弟

對

賀朝

夏分五等周開九命國庸人爵貽厥孫謀青土白茅將傳
藥卻之室裘裳鍾鼎必襲全張之家丁既慶積山河用光
家國不聞必復之業族有逋逃之讓榮命不顧同顏盍之
鑿坯遁跡方來共丁鴻之蹈海一去鄉縣幾變星霜冀曠
庸之有主在是弟而可錄不謂政也無二法不容私終使
長襲代封沮玄成之完義幼而時弃允張純之格言

同前

張壽

先王有作班氏叙其家風遠代無違帝孟陳其祖德是知
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胄望素可勲庸夙著金柯玉葉冠
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花萼均
芳下澤秋歸鴻鴈齊列既而風枝不靜斯館屢移何邵承
家泫然流涕相玄襲爵悲不自勝苟懷揖讓之風遂有逋
逃之跡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
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常氏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節

遺腹襲侯判

乙將襲祖侯以遺腹無識訴云生而有文小同為字

對

周彦之

乙在夢蘭生逢集蓼歧疑繼體戀子治之餘微詩禮無聞
想山河之舊業望九源而不作松石增哀思五等之崇班
茅封闕嗣同夫嵇紹未有識於巨源類彼叔敖亦無言於
楚相當今封彼于墓武南容閭豈可使諸葛之苗隨時歇
滅樂毅之後沒代湮淪況乎血屬詳明宜存必復之始手
文昭著須傳幹父之能討以前聞義何殊於仲子酌其故
事跡頗涉於周文則知奠藻獻誠禮不乖於大柄拊新克
荷事可優於小同

同前

張純如

周道不虧嗣從嫡長魯風一變新用休祥爰嵇仲子之文
實定伯禽之裔抑為大典猶夫之志茂云議以合權繼月
之書可仰惟乙誕茲蘭夢慶及茅封天孤逮事之歡神錫
小同之字苟康成之後胤克詔家聲類相子之先宗儻為
公輔且立嗣不拘遺腹無長則合承家非俗說之輕談固
典章之彛範乙當承襲理在不疑

同前

田義宏

靈慶所章錫胤乃承家之本恩華荐及疏封則開國之儀
是知禮備十倫系宗祊而叙昭穆榮標五等列畿甸而制

子男載德象賢山河必復謀孫翼子子治方傳乙以風漸
貽禍喪嚴顏於未誕冥包疊始傾厚蔭於生前若趙氏之
遺孫一作孤如鄭門之棄孕母兮鞠我等令伯之成人人生也有
文同仲子之先兆既而律修祖德將克于家未展茅封爰
疑再弄之日遽從芻議復引冠字之年敬肖彝章未可隔
其遺誕公惟典制理宜允其嗣徽

承襲稱狂判

甲承襲稱病狂所司按以為妄

對

溫任

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怨達節守節陵迺慕其高風甲代
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佯狂且玄成讓兄初疑
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言良史以為美談志士稱其重義
雖言詐善尚賢為惡與其寧失猶日從寬况觀過知仁求
之不遠深明止足取則非遠而當斷以嚴科詳其大體參
也不敏何足知之

同前

蔣勵躬

賞功行封父歿子繼義存昭穆理在宗祊夏殷以前罕詳
斯制周漢之後咸用此途甲忝藉勲庸得參纓冕誠宜率
德改行嗣先人之業翼子謀孫崇保家之道焉可忘析薪
之荷構佯狂之謀內虧孝子之心外爽忠臣之節同衣裘

而鮮食類接輿而欲歌必事等玄成何替名家之著情符
孟繁不聞良史之嫌即按所司之科恐失惟輕之典待盡
情偽方申斷割

同前

邵鄉

建邦設都天秩有禮襲裘紹治人教攸先甲以榮冠鼎宗
躬忝門子對謝庭之蔭蔚玉樹握春窺陳氏之英靈珠星
聚夜墓乃舊服誠宜象賢故違正徒而冒狂疾伯夷去祿雖
則有諸鄙生不狂誰信其一作真妄若接心讓美宜崇温睦
之規如譎行沉名須遵復禮之義自然日蕃錫馬晉史明受
寵之文庭有懸鶉詩人寢代檀之賜至公之道其在茲乎

襲爵佯狂判

甲有兄弟非賢所司命甲襲父爵以狂疾不應命御史劾
知非狂請罪其謬

對

論以天倫分乎季孟鍾其大運異彼賢愚苟愛敬以存誠
固傳襲而無忝是以隱公推魯爰高克讓之聲太伯辭吳
卒被至一作深仁之道眷言於甲克合承家同周子之有兄
寧分菽麥懷謝庭之列照顧復芝蘭黃金痛蠶已奉一經
之訓白茅錫壤言述五等之封竊意元昆顧伯夷而見捨
思深內敏豈麗食之非狂接輿行歌此時方奏州吁安忍

是日非聞務以黜聰用辭深疾縱罕著於誠信終自牧於謙搗馮恢不言未將諧於哀懇常玄晦迹俄見効於方書鷓野急難無違六順牙冠嚴厲何罪雙珠庶將必復台諧無乃妄繩憲府

除喪襲爵判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乙云有故不伏

對

白居易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莫乃集作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

廢其後嗣自弃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集作析理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七
登仕郎胡 柯 卿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七

判三十五

襲封孝感門十八道

襲封

佯狂讓弟判二道

嗣足不良判三道

子姪承襲判一道

當襲偽暗判一道

用父蔭判一道

請封爵贖罪判一道

孝感上

澤中得雀判二道

夢得離粟判三道

赤鳥巢門判一道

投箴獲弟判二道

嫂疾得藥判一道

襲封

佯狂讓弟判

陳乙襲封遂佯狂以讓弟甲嗣爵後方入仕隣人告甲非嫡子不合襲

對

房自厚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崇開國之典以致承家之事陳乙志符前考愛結友于雖佯狂之或違亦志義之可尚循令問而克嗣固不當仁依德言而靡渝理應承嫡況乃操刀使割能則無傷執射從畋貫乃斯獲仕進所取孝弟歸先苟以讓而入官能濟人而輔國以之立長可不謂賢隣告

失宜竊以為得

同前

廉方俊

封襲大典存乎嫡嗣公侯榮胄貽厥後昆陳乙以代光崇班天錫重爵嗣業相繼家聲遠傳不好榮身克遵於謙讓欲求封弟乃致於佯狂祖業斯廣友于多稱法雖有乖怕典事則不爽人情昔玄成見承非妨入仕今陳甲為襲難可寘刑

嗣足不良判

景食一縣嗣子足不良請立其弟禮司不許云古有其道

對

康璫

大夫稱家榮高食菜豕子當室業茂本枝盈大是徵期克
昌於魏國六三能履或取笑於齊堂弱足者居奉身而退
遵康叔之命以崇次及祭韓黠之裏雅符高讓則先茅舊
土今也載傳孤竹遺風此焉無替法聽棄疾禮貴象賢立
弟捨兄理復何惑

同前

張洌

藉慶食邑象賢繼踵承家之道得不媿於前修疇嗣之宜
庶違符於古義眷言長嫡疾乃天然既類卻生之刑一作形得
同孟紮之廢且仲子立衍循魯禮而知歸常家封成鏡班
書而有序瞻惟乙請未爽通規在律雖違行權則可請停

司禁無拒乙辭

同前

席預

錫爵啓土將以疇庸開國承家寄於令嗣乙受封一邑參
榮五等高門不昌厥子嬰疾昔卻克為使取笑齊人孟紮
不侯稱於魯史況主喪祭之禮如有朝覲之儀繼代非輕
擇賢而立有符故事無爽通途

子姪承襲判

武功申將軍沛公王伯宜身死無子孫其妻陳氏遂養伯
宜再從姪承襲事

對

辨方經野天子之疇庸開國承家諸侯之立社盟河誓嶽
藩屏之任攸歸鏤鼎銘鍾公侯之業為大門驅駟馬路擁
藩一作旗謀孫寄於衆象賢嗣子希於必復伯宜太微參伐
登上將之榮階黃土白茅踐通侯之貴秩千二百石與羣
后而俱朝二十八星共功臣而並列當陽侯之文武空勒
高碑孟嘗君之池臺終同下類數竒與歎殊李廣之無封
天道何言傷鄧攸之不嗣陳氏驚傷玉鏡鶴怨瑤徽分劍
匣之沉浮異椅梧之生死崩城一慟非無杞婦之哀染竹
千行自有湘妃之泣對霜閨而憫默徒念平生撫猶子而
傷心空思繼絕立嫡違法自有金科無後國除宜從甲令

當襲偽暗判

甲從軍戰亡嗣子當襲偽暗讓人告詐病

對

揚總月伯職作湯

天子建國酌疇庸之典諸侯立家重延賞之業甲位居戎
旅道在于城觀三邊之羽書獻七縱之竒計聞外之事既
受命于瓜時軍中之法幾申號於葱嶺雖王師有征而胡
兵尚冠甲第之歡未展度日之悲已及逝者阿追空怨盧
龍之塞嗣子克荷爰受白茅之封眷彼駕行同夫鳥啄常
賢之子固足齊芳劉獻之兄宜其等列隸華有訓桃李無
言不慙孤竹之風願守延陵之節前史嘉其德讓今人胡

乃告論即議霜科寧符日用

用父蔭判

得已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

事合與正官同

對

白居易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既

集作如

酬死繼之勲則厚賞延之寵

今

集無此字

追思已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

一作立

定爾功繼

代勸能豈忘勤恤我後叔耶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

且忘身優且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

衛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

請封爵贖罪判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由不許辭云

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對

前人

見集本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氏

恩降閨門罪懼邦憲寵匪他致既因表以勲賢咎雖自貽

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恤緹索

猶聞贖父齊分石印豈不庇身宜聽輯矣之辭難奪贖方

之請

孝感上

澤中得董判

王祖母飢病立冬劉公孫因澤中土得董粟遺之後有火
過於西隣隣告云妖有司科之使司奏請旌異

對

馮待徵

至誠感神天道應善雖卻敵德其如予何王祖母病既日
臻甘脆蓋闕劉公孫孝惟天性墾鑿多勤坐比堂而捭一作招
魂仰南陔而結思是賴天靈其鑒地輸其珍綠董欺霜而
杏榮紅粟無稼而呈粒此一竒也又何如一作賀為況丹誠飛
空以災糜竺之室玄應必感不昧劉殷之家隣者奚愚以
厚誣而害物有司何酷載重誥而傷仁明哉使乎清識遠

矣舉直錯枉揚于王庭蒙雖不才請從欺矣

同前

馮真素

玄象凝邈羣品必具沉潜昭著衆感無隱懿哉公孫躬履
節養悍彼祖母歟纏飢疾心乎謂何天亦明視驗粟有殊
於籬下泣董中同乎澤中可謂嗣德劉殷追蹤孝疑作李密
激芳塵於西蜀鵠嘉聲於東晉霜竹擢笋自可包羞水魚
振鱗頰亦慙德弟如蔡順伏柅劉昆叩頭驚風由其蓄緒
洪焱為之卷燄精誠所致緇素備列嗟于至孝孤其善隣
所司科妖將涉厚誣之酷明使旌異深符清德之美

夢得籬粟判

索和誠

一作成下同

家貧至孝夢西離下有粟掘得十五鍾鄉人

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

對

員峴

穹壤之福允及君子純嘏之徵良歸盛德索和誠孝物心

極義功天經其行則晉代荀何其道則孔門曾閔獲西離

之粟遂

一作更

貽俗士之譏採南陔之蘭應招獄官之訟愚謂

不可

一作如此

況夫賢哉

同前

楊守訥

索和至孝居家貧屢田心則烏鳥翩翩弊服則懸鶉碎羽

立錐無地門挂陳平之簫至誠動天庭列孟宗之笋五芝

繁茂氣雜仙靈四壁森羅隙流頽日遂得玄穹降祉紅粟

呈祥不資南畝之勤自有西離之錫諒貞符所降疑非純孝

之精欲以表斯孰能若此鄉人庸謬妄相抵訐不達劉殷

之德須遵呂侯之典

同前

崔頌

索和中和產德純孝為人親之所安類曾參之至性生無

所養同子路之嗟貧定省功南陔之心殷憂有北門之興

精誠所至動於神鬼吉夢有徵啓茲靈貺遂使鍾盈積粟

自能貯於西離庾得如坻無假事於南畝動天地而降福

集人靈之休慶美劉殷之孝

一作化

行再覩於茲伊索氏之鄉

人一何狂簡天之所錫不合納官告者誕一作詞固宜反坐

赤鳥巢門判

乙喪親之後家有赤鳥巢門白兔遊墓人告不報官司

對

仁者曾與孝哉閔子感役天道通乎神明乙以顏色為難
溫清是切顧罔極而何報當永錫以攸居致愛敬之歡盡
哀戚之性宣父為政足何連芳穎叔稱純行堪施及志義
沖繁精誠洞昭故得赤鳥巢門白兔遊墓霞明丹翼絕日
彩以揚光霜映素毛皓月華而皎質匪徒銜美窠用報官
人也無良訐之非直乙兮推孝善則可嘉宜表陳遺之感

用旌吳順之行

投棧獲弟判

河內縣苟君林乘水省舅水陷而逝兄倫求屍而獲遂作
棧與河伯經宿水開獲君林執棧出鄉人告稱妖惑

對

鄭子春

覃懷舊壤野王遺跡元凱造舟於後忿生食邑於前自晉
登山陽鄭錫河沃精靈有作人物代興相彼君林實為茂
族感如存之念恭自出之心憑河履水自貽陷溺終墜而
死當奈若何類無忌之求休比元陽之相負况鷓原稱詠
本在急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嫂溺禮通於援手季歿義

切於投戕孝悌之心聰明正直靈鑒在斯信宿之間克備
喪禮誠有應於今日事無隔於古人告以為妖未符通識
誣人之罪法有恒規請援愆尤以定刑典

同前

風化所行德義為本煥彼經籍形諸典謨君林行著循良
道存甥舅比韓君之不別若劉生之酷似秦渭之際寧止
康公贈璜晉河之陰非無子犯投壁故使薄水必履微軀
不恠乘遊水而長往詠龍君而久辭兄倫志切鴈原情勢
鴈序散彼棣一作萼恨盈東注之流一作投于戕牒泣下西
門之恨疑惟德降美至誠感神芳聲列於緇帙雅譽標于今

古執戕而出自可矜於至仁鄉人告妖或恐紊於常典

婢疾得藥判

顏甲養寡嫂嫂疾求藥無出有童子授之化鳥而去隣告
妖異甲不伏

對

天鑒昭著神心正直苟精誠而聿敷何貺施而靡應顏甲
族承先哲行不違仁寧見倨於下機每防嫌於通問榮摧
棣萼痛違愛於仁兄諷起伯梁遂虔心於寡嫂衣冠肅敬
方禮國而躬勤衾衣嬰纏忽孀閨而寢疾四時有痛始見
攻裘五藥無資爰將瞑核至異兆旋臻豈童子之

何知有神人之叶契香囊遽去俄瞻見於靈地歛衽方迴
宛遷形於翥鳥聯翩彩翮疑徵八夢之祥塊北玄功即降
痊痾之慶勿藥有喜道則雖殊無言不酬一作義終可尚
鄉黨稱孝固足當仁隣伍生誣何誠敵善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八

判三十六

孝感門下十七道

墳樹有甘露判四道

紫芝白兔判一道

紫芝白兔由刺史善政判二道

男取江水溺死判四道

孝女抱父屍出判一道

不除姊喪判一道

居喪年老判一道

賣宅奉葬判一道

士用大夫禮葬父判一道

不用父言殉葬判一道

墳樹有甘露判

楚州申殷賢喪親負土成墳甘露降樹芝草生廬青鸞鎮

集白鶴一作鶴翔翔縣令張德以為孝感刺史欲旌表鄉

人梁靜告國家祥瑞

對

殷賢所親云喪罔極纏哀集荒蓼以崩心攀寒松而泣血
既流悲而繞墓處結款以墳成所以白鶴青鸞靈芝甘露
翔集墳塋之際降生廬樹之間善應頻彰禎符游至所感
雖因孝致論孝亦感皇風旌以門閭實得無媿告以祥瑞
良亦有疑

同前

李希言

楚州懷海北距江水南濱挹桐柏之遙源酌紫桑之遠派
人沐無為之化家覃孝理之風殷賢志切如茶誠深負土
故得靈芝三秀如馬如龍甘露載垂為珠為玉鳴琴邑宰
先以檢尋集竹州司欲加旌表但飡和飲德日用猶迷舞
鶴翔鸞天心有屬瑞久彰於周德孝因感於殷賢梁靜雖
陳還宜準此

同前

殷賢名編澤國業預封人荷聖皇東戶之期感孝子南陔
之詠仰攀風樹俯蹈寒泉同王哀之手藝松栢比平原之
躬修墳墓哀哀之性切切逾悲孝徹幽冥祥聞動息故得
春芝列秀晚露凝甘青鸞迴八鏡之容素鶴舉聞琴之翼

縣案檢尋非謬州端勤亦不虛靜是鄉人親來投告以為
盛瑞咸屬國家但以子輿之冠前詢烏迹休徵之屈一作
復見魚游則殊貺之來誠關於至化而楚州申狀亦符於
孝感事原獎勸理合申明眷彼門閭故須旌表

同前

劉憲

殷賢名編荆楚行達神明寔稟先賢之風遄聞至孝之感
甘露降其樹還同類栢之林芝草生其廬即在寢苫之室
雖禎祥駭委諒神理無欺而謗議是興為鄉人所惡且求
諸故事抑有前聞率土莫非王臣含靈皆用天道通論則
歸於有國析理則存乎其人以匹夫之感肯為王者之瑞
則皇天所相何彰孝德之深梁靜湏正刑書刺史不煩疑
感應

紫芝白兔判

懷州申衛士楊建德被差鎮勅到之後母亡遂廬墓側哀
毀乃有紫芝生白兔來馴州司請加旌表廉察以為避鎮
科罪

對

司馬鏗

橫戈出塞雖五校之嚴規主奠臨喪亦十倫之重制建德
身參戎旅名列材官負羽嘗鞭將馳邊戍枯魚銜索旋迫
私庭瞻大樹於轅門痛風枝之不靜聽嘶駮於戎幕感隙

駟之難留燕雀之心已纏於罔極熊羆之効未遑於載馳
詳甲乙之科無虧典禁推忠孝之道何爽公私既而匍匐
墳塋充窮隴隧霜露之思義貫天經精感之徵遂彰靈應
白兔呈貺背三窟而來馴紫芝符詳對九莖而擢秀州思
請加褒異錫類之義載光使局作此科繩昧禮之情何甚
聖朝孝理史官自合發揮揚建至誠門閭固宜旌表

芝草白兔由刺史善政判

岳州人志懷俊幼喪二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至孝潛通
屢呈祥瑞其地内生芝草兼白兔刺史元利濟人明訓俗
善績著聞廉察使以為由刺史錄奏懷俊不伏

對

高思元

天經地義聖人不加通幽動冥神心必應懷俊幼傾怙恃
早標孝德充窮之思已結於楹書孺子之感更纏於匣扇
既而日月有時爰從筮宅墳塋是託俄見葦廬馬鬣新封
牛罔載闡有同文讓相逕西烏還類許攷蒿塋集馮故得
皎皎仙兔孕質而呈祥藹藹靈芝抽莖而表端豈以劉家
之董唯出於生前王氏之魚不彰於死後此由聖皇御寓
恩覃錫類神靈滋液品物昭蘇純仁蹈於二儀禎符効於
萬象假使六條闡化千里宣風侔郭賀之深仁媿劉寬之
善績何禎祥之所及豈禎應之所臻廉察推切妄塵旒宸

懷俊不伏徒勞漫訟莫大之孝何以自安

同前

孝通神明誠感天地烏馴兔擾聲高襲雋芝秀莖榮事藹
前史嘗聞其語豈獨古人王懷俊性實由衷行非外獎風
樹不靜遽軫攀栢之哀陟屺無望終纏負土之感豈唯坐
皇警鶴故已祥霄集鴈遂使金英孕彩奪神葉於芝田玉
毳含暉接仙毫於麗一作魄斯固仁聖有道至德潛通兆
庶沐化以自効動植秉休而相感非借瑞於閭里不乞靈
於郡縣而利濟仁明不問喬卿之德察一作使風績未見
玉褒之訟掠美竊譽在濟雖是有心假應移禱於使無宜

妄察昔聞讓善今見爭功貪天之誠頗同於往責無伐之
願亦隨於前事但論孝則義歸光國於師則不許讓仁與
其抑俊而揚濟未若捨貴而褒下任雖通廣孝實用心許
與一介之人豈累六條之政既經錄奏須更申聞勸獎之
規竊得合序志舉其人熱情中不謂之增其敬禮之委

男取江水溺死判

顧乙從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為之服

對

孝乃用心禮從適變惟彼顧乙德合天地甘肯必在於違
無承顏克遵於不匱瞻言愛子取汲長江庶南陔之不虧

豈東流而永逝掌玉茲碎庭蘭坐歇顧斯惟疾之憂恐阻
長筵之樂既不彰於泉服誠有切於班衣雖失禮入刑合
寘彝典而割情脩養庶可權宜既竭姜詩之孝無寘蕭何
之律

同前

顧乙行繼人志譽美天經嘗申不匱之誠每竭服勤之養
毋以不甘井汲好味江流爰得植杖之男當其抱甕之役
異曹娥之父無復還屍均屈原之妻空餘徃恨繄瞻前詰
既有裕於姜詩詳彼舊章亦何殊於庾季雖云不服欲寘
何辜

同前

立身之道忠孝為先訓俗之規喪紀攸重所以王祥王覽
曾閔曾參曉於九族傳諸萬古顧乙芳搃美箭業嗣良弓
挹至孝之清猷得隨時之大義母之所好志必無違嘉旨
精誠乃臻異物長江汎濫取汲何功孝情至切於求魚喪
制奚遵於舐犢欲遵寧感恐阻承顏所以僂俛于懷幽哀
密念憶得鶉之曲不忍聽琴對驅蚊之宵更勤扇枕眷彼
純至足以揚名逝者如斯男何不弔三殤之服誠合切於
哀情五禮之文貴取順於顏色既脩姜詩之孝難科漢尉
之刑

同前

顧乙依仁植性履孝因心生我之義方深倚廬之思何極

一作切

扇枕温席造次無違候旨承顏歛從所好屠雞留膳

不為執友之賢求鯉探泉兼入隣家之饌順慈親之旨忘

愛子之勞屬以迴浦生風長江起浪因茲汲引遂見沉淪

乙類姜詩無服弄璋之念男同精衛空搖

一作存

銜石之悲

不服以殤初疑越禮苟全於孝取叶隨時既有符於古風

恐難寘於令典

孝女抱父屍出判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

一作朝

乘船銜濤

船覆至死戩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

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

日一作月

對且慎文對且慎文康子季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日蒿工

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空邀伍相

青鳧坐覆多識伯夷應同往象之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

悲纏枕草志切投戩忽以祠瓜何殊薦艾

疑作艾

銜心似石

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泉客初均落媛持弱態以陵波

竟學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撫事不媿褒揚

未題黃綰之詞先寘玄纒之罪州司滯獄法恐不然縣請立碑理應為當

不除姊喪判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對

白居易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致及而俯就景愛深血屬理過時制兄鮮兄之歎情既鍾於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集作存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矣以為苟在禮而或踰

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居喪年老判

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鍾

對

前人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為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追桑榆之光豈宜致毀所以爰從骨食唯服麻練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孝因親集作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賣宅奉葬判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為禮

對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宅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備欲祔九源顧家徒之屢空將鬻三畝愛雖深於送死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問固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於益侈盍申破產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禮葬文判

得丁為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其僭辭云從死者

對

前人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丁慶加一命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如荼之痛吉從遠日方進食菜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簣正位於大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慎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銜責之非當

不用父言殉葬判

一作嬖妾為殉葬

得甲得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金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成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集作茂親於不義試宜嫁是豈可順非況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八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九

判三十七

畋獵門十七道

畋獵三品判一道

覆車置罟判一道

金吾不辨夜判一道

不隨獸於郊判一道

澤虞傷田苗判一道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一道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一道

仲夏百姓弋獵判一道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一道

用毒矢而射判一道

金吾不供畋矢判一道

搏獸判一道

捕獸判一道

捕鳥鼠獲豹判一道

採捕判一道

觀漁判一道

取漁判一道

畋獵三品判

景畋獵三品自稱有功所統斷為強暴天物且違時禁景
詣三司訴持法不中

對

大易立象以畋以漁明君順人有典有則用能遵彼蒐狩
奉于蒸嘗景何人斯祇若王命孤矢之利未聞貫於兩會
籩豆之宜遽見論於三品斷暴天物幾於深文張皇已功
何道自快且因責而濟刑可小懲於一以窮理一作傳云奚獲
徒為薄訴豈不多慙

覆車置罟判

京兆申鄆杜間有覆車置罟縣悉焚之百姓訴財失業府
責縣以貧人弊政縣訴云此並犯禁之具若不毀除是誘
人於陷穽也

對

惟聖開物以仁興化無廢無外覃率土而知方以畋以漁
在王幾而愈一作逾禁所以中綸式降野揭恒書雖鷹隼之已
飛猶罟羅之不入一作入澤且政惟通變豈傷財以害人作為
網罟蓋備物而致用況今庶類蕃殖蒐田有時祝遵殷后
之辭俗小文王之困必也專司牝牡晉臣可誠於虞箴如

或不施林達蜀土何妨於釀具俱焚見及置呆若在於崑
園蔽政攸加縣法誠傷於鄴杜伊府之責允得其中

金吾不辨夜判

金吾不辨夜卓止者不愆左巡使舉劾訴云五月教差舍
自有所由不伏

對

國有振旅畋且順持將利武人之貞是明司馬之法惟彼
差舍掌夜於軍器戒儼陳防困獸於奔北名號明立與衆
人為司南指事既取於隨時應命亦同於影響金吾不變
舉劾謂何自為警夜之司寧分驅獸之命周亞夫營細柳

制敵宜遵李將軍過灞亭宵行何禁左巡使糾非其罪翻
抵尤卓止者職司無他孰為不愆請從夏卿之教無舉秋
官之典

不饒獸於郊判

得大畋所司不饒獸於郊御史告之甲云將頒禽也

對

設彼大畋陳其盛禮車徒畢備鈺鼓皆作三發三刺無差
於進退大獸小獸爰及於公私既而獲耳之劾未施軀逆
之儀方罷所司在職舊曲攸着何饒祭之云廢乃頒禽而
是先宗伯守官實虧於古制主吏一作問罪雅符於通識

以茲見詰理合無辭

澤虞傷田苗判

乙為虞所司夏苗已來田表地或告有闕詎稱恐傷夏苗仰正斷

對

乙為澤虞掌於元獸司其牝牡職在畝漁逢有司之夏苗而猶秉於周禮至如萊田表地事屬農休驅豕迎猫恐為稼害何得迷夏令之事行冬狩之儀翻罪守官之人奚勸在公之吏或者有告訟則未孚虞人所陳辭皆可據請從審克寧使厚誣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

甲畋于郊招虞人以弓不進法司劾一辭以守官

對

林麓數澤以畋以漁農牧衡虞是糾是禁禮無變俗政在守官甲獨于何不臧厥訓雖弦孤或進足以表微而皮冠不懸無聞受一作爰令法司順諛成德舉以為非君子正直於人聽之無怒可否之理居然易知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

中郎高牟率家僮出畋晚歸滋水長因醉使酒呵止云違勅出畋牟云今既斷酒豈宜帶酒忿執詣金吾

對

高年早承亭育夙効款誠背牛加之絕壤奉鷹揚之峻秩
屬以業下黃山草腓丹浦歷非熊之舊徑徇逐兔之荒遊
既而獲已多乎言指灞陵之路日云暮矣果逢廷一作尉
之呵類寬饒之發狂焉知去就同季布之飲酒豈辨尊卑
既蚌鷸而相持乃齊楚之俱失則獵雖有禁文不繫於蕃
官酒乃停沽限未拘於自飲若其因酒入罪豈非釀具招
刑以獵為違則是移轅獲戾彼此俱無本罪論告背失正
途既詣金吾之司須寘玉條之典但告雖不當狀匪構虛
不可從勅反科宜以不應寘罪待知官蔭方定刑名

仲夏百姓弋獵判

得鄭州刺史廉範以仲夏月令百姓弋獵觀察使糾其違
令云為苗除害

對

網罟之設有自來矣摘角之用其可廢乎苟利人阜俗亦
違令何咎廉範榮叅建隼職列蹇惟將布政以頒條故違
經而合道當仲夏之月畋以為苗君專城之尊德惟除害
不麇不邛合取則於禮經以畋以漁蓋承規於易象且獸
之暴物人何以堪俾肅肅免宜不忘於詩義茫茫禹跡克
疆我甫田維黎庶勞四體之勤而畎畝取十千之歲則原

田無廩不逢走險之莊稼穡茫茫豈雜食華之地刺史為政諒在隨時觀察所繩矣將勸善寘之于理恐未通途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

丁畋於渭表毀耕者之瓶詔于及父為厲

一作事

對

眷彼獵徒情多禽獸之獲語茲農者心惟稼穡之勤鳴鏑變孤適馥麗龜之妙晨耕夕耒殊異非熊之師坐毀重丘之瓶行取閉門之詔苟敗其器宜徵陪一作倍償之資言詈彼尊有虧者羞之敬野人之敬一作可憫於義何誅用毒矢而射判

乙用毒矢而射迹人禁之云貴其必獲

對

大獸小禽各有攸處新弓潔矢隨利而行爰俾迹人職斯厲禁用捨必由其令左右無乃失宜苟封毒而重傷雖省括而何狩疑況今物遂蕃茂政和鍾律四靈雜襲百瑞同休彼何人斯虧我王化禁之可也多訐奚為

金吾不供畋矢判

金吾申不供畋矢冬狩有關

對

制國之用

一作儀

必歲之杪量大小而用地審豐耗以視年

鳩化為鷹見草木之摧落豺旣祭獸設罝羅而以畋然後
順時出遊因隙校獵俾虞人以入澤閱車徒而展事昆蟲
未蟄無以火田麇印不傷動必討叛金吾申上田矢不供
職司其憂冬狩慮闕然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合供雖則不
供恐闕因應未闕若官曹立限送者違程於理難容請從
嚴斷

搏獸判

山有徒搏殺獸者請賞州之所不與使科州遠式不伏

對

賦受不同勇怯殊途瞻彼徒搏罕能為之卷乎傷一作攝生

吾所不與何者啓足貽訓嘗不愛於遭驅履尾有言翻見
矜於扼猛撫事雖殊愛已除橫誠則利人州司執文切同
膠柱使科遠式所謂合宜

捕獸判

設竄攫取獸而誤陷人有司按罪不伏

對

山有猛獸林木不伐擇肉而食已假喻於齊君在物為患
實有同於周處所以冥民張弧設其竄攫冀蹊在足李陵
無憂於垂餌檻竄搖尾張衡絕言於搏異人之誤陷罪亦
何加且起塞從時古今明準若鷹隼未擊設者誠則匪彛

如鴻鴈已飛陷人豈可有訟兩端斯按一言可蔽

捕鳥鼠獲豹判

甲捕鳥鼠獲豹以為友異送官求賞所由科罪

對

網罟結繩見彼敗禽之道雄雌共亢聞於導渭之山甲雅志平生盤于是習利有攸往每懷馳騁之娛適我願方仍持抹捕之術既尋巒而討谷遂乘幽而歷險罽羅宏亘傍掩西傾之巖霧雨潛栖并獲南山之獸然體君子之變雖符彖象入虞人之羈蓋無奇異瞻言賞典或恐難從乃眷刑科寧宜濫罰

採捕判

甲採捕為業斷溪路之木不殊夜行者遇乃推蹶科故為罪訴云暗中不審

對

為利殊一途生人各業或材以祭獸罽羅方設或獺未祭魚津梁仍禁惟甲情閑採捕志樂畋遊即鹿于林涉崎嶇之險收禽伐木橫誥屈之荒途所以盡巢穴之羽毛窮棲宿之飛走竟歲趨末彌年弃本相彼夜行不荒宵處河傾左界捫暗樹以求蹊月映前峯度幽溪而失路倚衡招謹推蹶貽災斷之者雖則不殊觸之者有同非異不利攸往

是妨行邁欲罪故為良難與奪覽薄言之訴援一作採不審之詞法貴在寬庶從非濫

觀漁判

同州刺史矢漁而觀之御史糾彈辭曰農隙以講事仰處分

對

爰整車徒用陳蒐狩辨其貴賤習以威儀得七德而聿修在三時而無害眷言刺史殊昧禮經在施政以庶人無聞去獸首恟情而略地空見觀漁且魯隱如棠僖伯稱見有窮遊洛虞人獻歲從阜隸之賤旬城當失位輕公侯之重任實曰曠官理合緘言豈宜文過請從繡衣之糾勿听彤

禱之辭

取漁判

有人取漁輕車重馬或告非法訴有古義

對

彼何人斯漁以為事結廬逃境吟澤畔之風煙垂竿振緡盡河邊之歲月坐嚴陵之磯石芳餌長懸入尚父之磐溪遊鱗或躍始虛徐以在藻亦沉靜以遶蓮臨川之美不忘入肆之求何遠殊野客之來獻曰匪猶賢類詩人之逝梁方聞起訟或告非法未見其宜採川徒山實庶人之攸利輕車重馬合古義其何傷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

判三十八

鹵薄刻漏印鑑枕鉤門十三道

差羊車判一道 好長鳴判一道

引漏水判一道 得亡印判一道

獲古鏡判一道 斫街樹瘦造枕判一道

造削判一道 削金判一道

好鈎判一道 皮判一道

戒豐判一道 私製九章判一道

衣狸製判一道

差羊車判

丁被差羊車小吏辭曰藉小年高

六對

國章攸著人命是懸莫匪黎氓咸憑版藉設令齒貌則長
其如名數不踰二十朝之大夫既不登於鴈序十五府之
小史亦何賤於羊車徒有訴於高年終無補於茲日理宜
小冠趨事短服駿奔陪晉後之行宮爰紆御女徒衛君之
過市長觀玉人語事不闕於奉公論職豈早於陳力過為
辭費殊謂不然

好長鳴判

子弟好長鳴隣告是過聲

對

文物有章威儀以等式昭邦典將糾禮容鑿鼓戒宵發五
通於晨警金鉦節旅齊七步於軍氣由是推幽擊土載享
原田奏角鳴擊爰威鹵薄蓋徧伍之為用誠子弟之能學
籥章且誦古典猶施於樂言長鳴好為今日翻抵於隣告
過聲本防於建國吹節何傷於習常肇此刑書終貽滅
趾一作鼻能捨功錄過無或噬膚金矢尚艱護罰莫詰

引漏水判

得甲引漏水於衡渠之下乙告違法甲云是金龍口吐轉
注入渠引司以為虛妄科不應為不伏

對

七曜成文二儀不測聖人造理瓊衡有用為魯侯之金鑑
胎合鬼神窺漢史之銅渾有探造化圭撮不謬玉節斯調
晝夜必盡其規一作時天地莫逃其筭登臺視朔觀雲物之必
書拂瑤移灰識權衡之有度惟甲名當典刻職在笏壺望
朱鴈之在時見金龍之吐水雨霧一作霜時降波結露盤之中
晷刻相仍流泄衡渠之下在金徒之昧職銜玉典而可刑
不應為而匪為甲無過也不應告而輒告乙有罪焉請從
罰杖之糾以明抱箭之士

得亡印判

丙捨得亡印而用科罪不伏

對

車書混同聖德汪濊朝無刻印路不捨遺謫夫主司遂敢
亡失靈龜迴顧疑曳尾於塗中神散無依遽韜形於私室
景也行用實謂亂常須實霜科以懲日拙

獲古鏡判

甲遊嵩山獲古鏡文彩極異陳於縣縣宰因窺拏忽破甲
訴闕進令科誣因

對

君子効官豈輕舉措下民編戶須任指揮甲於維嵩得之

古鏡宛轉盤龍自多符彩翩翩一作翻鵠鵲是懷納用先皇

銅印宜照舞為旋臨玉掌生如半月昔年桂竹應寵金形

今日翻菱唯着翠影裂非因墜是則難誣破不緣擊欲尤

誰過一作尤但空桑之里尚且移人歷陽之都猶聞化鼈况

時經歷代固不可量物罕保常能無自損難為照瞻理可

緘心仍敢游辭尚論闕進事同慙豕累匪厚顏何得牽迷

公為嫁禍今科其妾終非愼罰

車書異國斫街樹瘿造抗判

人有告木奇斫街樹瘿云擬將造抗進金吾劾之

西館對對

通衢四會奇樹衆鬱布夏葉已成惟聳雲柯而似蓋日來

月往鳥剝蟲穿或擁腫而不材未施功於匠石或輪囷而

戴莫疑見題於杜預相彼未奇心規草竊揮雪鋒而斯就

抵霜簡而何逃事有可通情或宜恕按以刑典恐多違於

獻芹原其情志夫何妨於進抗抗雖未造誠即可嘉伊此

木奇造進生於異表欲申芻議賞罰憎於愚衷請更斫根

庶寬抑曲

造削判

丙居魯造削遷鄭而不良所由科罪詎云非他氣

對

聖人豐功明著能事作程無資於苦窳為度必禁於回邪
俾夫越鑄燕函人能為也宋斤魯削氣得良焉丙隸百工
人居肄業鑪開夜火已流朱雀之輝竈發晨煙將視赤龍
之術所以洗削之妙精奇於土風遷徒之殊理駁於分野
鄭刀豈同於魯削難以厚誣周令將入於漢刑實垂中典
觀手獨斷未息群疑請寬書牘之辭謂審懸衡之要

削金判

甲為削金居其二或糾之曰欲新而無窮也不伏斷罪

對

精鋼既鍊器用原備或賦司一設或徵手九金俾人興行

其利則博贍彼甲也居無異聞四人各業夙承於良治百
工居事史列於周官而遇斯無窮成能有則光如濯雪豈
徒陽劍之奇思逸言泉遂入青編之用雖用之自久若新
發於矧妙符鉛錫之宜不假磨龍之助或人相糾深謂無
稽而我有辭當從不濫

好鈎判

陸州刺史齊顛好鈎廣召巧工有能為鈎者賈金五謚新
安縣主簿錢本造鈎殺其二子繫之以致於顛從顛索賞
顛不與云蓋是常鈎憑何索賞本乃抱鈎泣呼其子名鈎

遂飛著父背刺史科妖妄罪不伏云有節

疑作聞

對

齊顛承榮梓闕作鎮桐廬化洽循良行聞棄戟情惟奇古
方欲好鈞未宣邵伯之風且似吳王之躅錢本雕錯擅美
治鑄標能盡思侔於宋弓窮神寺於越劍織形孕玉於懸
秦女之樓曲影分鈞不若任公之釣於斯殺子何謝燔妻
既極巧工言邀重賞彼則識非辨物怪逢豕之徒來此乃
道涉幽通惜吳鴻之枉逝鍾心之痛纒結着背之應斯彰
雖頻會於前聞終取驚於即事刺史學殊該博情懼妖訛
莫訓呂相之金先寡陶公之璧初聞或疑孟浪當察理合
推繩何者舐犢思深將鷓調切自可慕茲携劍聊追五月
之歡豈得同波譽鈞處夫百年之命既虧天性須實霜科
請歸叢棘之曹速按鞭桐之罪

皮判

鮑人恃材信之而枉一方急有司繩其不任人云舉直措
諸枉者平急者正何患乎不任

對

周禮是視鮑人為常樹之列司成手致用劔革則武豹斯
別為鞞乃大羊不分春也云時戴理其職將以察其所以
觀其所由引之而伸厚薄斯在信之而枉緩急自明或令
雀弁之儀其服奚設鳥澗之政取佩寧堪非為合度之資

招其不住之責將議其失猶或有辭稱使枉者能平當亦
化惡為善更請閱實然定攸宜

戒豐判

施道安有誠豐人結之是不祥物遂命棄之因取以告縣

對

惡盈好謙天人同道備物致用器象攸刑作必有孚服以
為度有而不珍越人何臧於章甫貴而見薄楚國誰信於
方暉人之無良巧言斯構殊魏匏之奇質何生獲落之嫌
異班扇之恩情徒假棄損之阻且言行之表信德之符或
人結之行可知矣竊物為譽信其謂何愚以見疑施氏有

誚於朦瞽取為己有告人當坐於詐欺雖謂可珍得而送

縣賞則及爾

一作且及

刑其捨諸廢賞則無勸將來置刑則有

懲同惡名器不假斯之謂與

私制九章判

乙私制九章重等

對

車服以庸衣裳在苟豈且鷩冠好聚不可繁纓以朝司服

為官制章就而有數司儀辨等顧禮命而無違陳之公朝

則斯皇可賦作之私室將有害而家既越人常且非君命

妄從重等取此輕然工歌遄死之詩士寘不應之罰合於

至當誰不曰宜
限其皇下衣
或人衣
車服以庸威儀有節各得其所無相奪倫戰者先登昔嘗
聞於豕製或人匪服今頗同於鷓冠苟慢經以背常固速
尤以貽救身之災也妖實人興刑其恤哉理在無捨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五言古詩

卷之五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